

【曲师杂忆】

□荣剑

现在见面打招呼,见男的就喊帅哥,见女的就喊美女,好像比较普遍。那天在杭州,有朋友请客去足疗店捏脚,一进门,小姑娘就喊我领导,觉得挺搞怪的。我白了一个,无权无势,用“领导”哄我开心,有点讽刺我的意思。比较起来,还是喊我帅哥受用些,毕竟长得还有点人样嘛。以此类推,用美女尊称中文系78级的女同学,想必不会引来多大反感。记得前年冬天,郭玲玲同学来京,我设宴招待,她素面朝天就来,穿衣打扮也是返璞归真,对我欢迎美女的致辞表现得很谦虚,连连说道:“啥美女,都老啦。”

是老啦,三十年过去了,再细皮嫩肉的美少女也挡不住风蚀日刻,不过,关于我们78级女生的美学记忆不应被历史淹没。我们78级3个班,120几号人,女生仅24个,绝对属于稀缺资源。因为缺,不够看,所以拿美女来形容她们也就理所当然,尤其按心灵美的尺度来衡量,她们个个都是名副其实的美女。当然,从长相上看,也不能太挑剔,说她们中的某个人长得像巩俐或林志玲也有点过分,就像捏脚的小姑娘说我是领导一样,那就是讽刺了,我不能干这种事。实事求是地说,78级的女生长得还是各有千秋的,有个子高的,如祝健,长得和大老李一般高;有稍胖的,如阳光(现在不胖了),进座位得侧着身子;有强壮的,如张学勤,一拳打来好汉也不一定顶得住;有苗条

【女性电影笔记】

□王颖

电影课上我常常给学生讲一部叫做《猫头鹰桥事件》的短片,27分钟,1961年的戛纳最佳短片。一个人,被一群警察在猫头鹰桥桥头的绞刑架上执行绞刑。人就是一个普通的男人,警察就是普通的穿着统一黑色衣服的警察,没有时代、国别背景,更没有所谓正义或者非正义的设置,非常简单——一个人被一群人处死——文明社会里常常发生的一幕。在这个男人被套上绳索的那一瞬间,他那么想要活下去。他想念他美丽的妻子,他留恋地看着天空、树叶,贪婪地听着鸟鸣。命令被执行了,他掉到河里去,忽然,奇迹出现了,他在水中挣脱了绳索,脱掉了靴子,浮上了水面。他狂喜地看着他以为自己再也看不见的蓝天、白云、绿树,感受着“我还活着”的快感。看到该死去的人居然还活着,岸上的警察在“fire”的命令中整齐地开了枪。他开始努力在水中奔逃,在一遍又一遍的“fire”中狂游。湍急的河水推着他往前走,终于逃过了追捕,上了岸。他躺在岸边,慢慢意识到自己还活着。这种感觉让他又一次体会到“生”的狂喜。他手足并用地爬到一株野花前面,轻轻抚摸花朵。“fire”的声音像噩梦一样再次响起。他开始在树林间不停地奔逃,直到将枪声甩在后面。面前有一个大门缓缓打开,他兴奋地跑进去,而他美丽的妻子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,正一步步向他走来。他走向她,她走向他。当他们终于相遇,妻子怜惜地举起双手抚摸他的脸和脖颈的时候,他惨叫一声倒下。镜头接着切往猫头鹰桥——他被吊死了。原来,刚才的故事,只是这

美女同学

我们中文系78级的女生,在大学读书时显然就已经看清了这个大形势,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,内心淡定,始终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冷静。

的,如徐博文,走起路来比跳舞还好看;还有几个未成年的少女,如王勤、丁丽萍、小苗、小臧等,活泼可爱,和现在电视上那些小超女们没啥两样。我那时和女生打交道没经验,不敢就近观察,只有一些笼统的印象,今天大胆说出来,女生们听了不满意可别拍我的砖,毕竟我上来就先喊你们美女了。

我在“恋爱和失恋”那个段子里说过,找对象在大学时期绝对是一件大事,因为女生资源稀缺。从我们年级看,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,大致是五比一,扣除那些已婚和待婚的同学,三比一应该有。这种男女配置比例如果放到整个社会上,那一定会酿出大的乱子。现在就有些专家担心,按中国目前的男女出生比例,10年内就有一大批男的要打光棍,那时,那些讨不到媳妇的男人像叫春的野猫一样上蹿下跳,绝对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。另一方面,男女比例失衡,直接导致女权主义兴起。别看现在“剩女”多,那不是女的真的多了,而是男的饥不择食,胡乱接一个就当老婆了;美女们则在那里货比三家、择优录取呢。我们中文系78级的女生,在大学读书时显然就已经看清了这个大形势,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,内心淡定,始终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冷静。

24个女生,入学时好像都处在单身状态,更没有听说谁已秘密结婚,这对于那些已经患上爱情饥渴症的男生来说无疑是个福音。但实际情况并非

如此,24个女生都像一根筋似的,或是左小脑发育慢,一门心思只扑在书本里,走路目不斜视,对各类不怀好意的暗示概不理睬;更有甚者,收到个小纸条立马就交给赵老师,搞得送纸条的人灰头土脸,四年都抬不起头来。真是不解风情呢?还是仗着人少,沉住气慢慢挑拣?反正是大学头两年,没见着哪个女生被男生俘虏了,那些心急的大龄青年,比如老常,禁不住考验和煎熬,只好转战外系寻食。后来跟进的还有余钦伟和王离京,估计也是觉得在本年级没啥戏了,另辟蹊径吧。

女同学这种不谈恋爱的阵势并非牢不可破,决口首先来自于班里为数不多的女共产党员张学勤同志。有同学考证出,78级首开恋爱风气的应该就是张学勤和杨景法,两个人不知啥时眉目传情,后来私订终身,再后来就是公开吊上膀子了,在我们78级绝对是一个震动,对女生的影响可能更大些。张学勤不愧为共产党员,有先锋模范作用,说话利索,干事有股子泼辣劲儿,搁在解放战争,一定是个女游击队长。景法看上去老实厚道,内心其实很浪漫,当时曾变出许多法来哄女朋友开心。在这一对恩爱恋人的示范下,女生们的心思估计都已动摇,但付诸行动的还是不多,先后下水的有李盈、谷莎莉和骆宝臻等,她们几个也是在临近毕业时才最后下注,真可谓“起个大早,赶个晚集”,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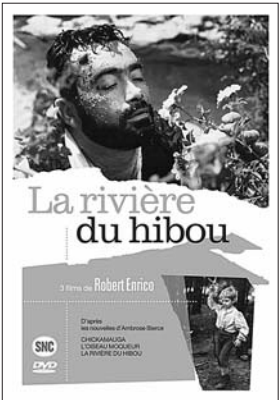
园的浪漫时光有点浪费。看样子最像爱情积极分子的郭玲玲,不知是在等哪个白马王子,左顾右盼,招蜂引蝶,却滑得像个泥鳅,四年里愣是没被人抓住,让那些单相思者备受精神折磨。其实这还是轻的,更重的打击还在后面,郭“美美”毕业后总算在外校找到一个主儿,谁知也不消停,居然在新婚之夜逃之夭夭,撇下那个倒霉的新郎官独守空房。幸亏这一招没用在学生身上,我现在可以当成一个笑话来说。

让我困惑的是,我们年级的女同学不仅在谈恋爱这件大事上态度消极,穿衣打扮也略显保守,几个公认的美女如李盈、周建华、郝月梅等,每天都是一身绿军装,很少见她们穿花衣服,更别说涂脂抹粉了。这在当时也可以理解,出水芙蓉,不事雕琢,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美和朴素美。但人工美对她们好像还是有诱惑的,不说别的,就说穿裙子吧,大学前三年没见她们穿过裙子,谁知第四年,都像得了传染病似的,谁都没落下,天还没太热,各种各样的花裙子都可迫不及待地套上了。裙子虽然都长了些,一般都过了膝盖,也有长及脚面的(没有超短裙是个遗憾),但男生们还是看得眼花缭乱,私下里都在咽着唾沫说:太美啦。这是我们年级女生最漂亮的一年。修女也疯狂啊。

(本文作者为独立学者,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级学生)

彻底活着

好莱坞最喜欢讲述的,便是围剿战中的一次又一次暂时的胜利,并强悍地赋予这失败中的胜利以永恒的意义。在大热的2013年度神片《地心引力》中,一个女人赢得战斗,而且走出了自己的失女之痛。



个男人在临死前的幻觉。几十秒钟的幻觉时间,被拉长到了20分钟。在绝望的死的面前,生变成一件让人狂喜的事,风声、鸟鸣、流水、野花,原本司空见惯的事物在这里都成了神迹。

这个短片,是一个精确的有关生命形式的寓言。每个人一生下来,唯一确定的事,就是一定会死。一个人的一生,就是一场

死对生的围剿战。你胜利一次又一次,但你终将完败。

好莱坞最喜欢讲述的,便是围剿战中的一次又一次暂时的胜利,并强悍地赋予这失败中的胜利以永恒的意义。在大热的2013年度神片《地心引力》中,一个女人赢得战斗,而且走出了自己的失女之痛。

开场的时候,这个女人正在航天飞船的外面修理着故障,一边和饶舌的宇航员科沃斯基聊着天。他们望着遥远的地球,科沃斯基问有没有什么人在地球上牵挂着她,她想了想说,她曾经有个女儿,四岁那年因为意外死了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正在闷头开着车,从此之后,她的人生就固定在这一格。她就是一个只会闷头开车的人。

随后灾难发生了。科沃斯基的舱舌并未结束,饶舌的男英雄角色是好莱坞电影一直厚爱的……他救了她,自己消失在太空之中。

之后,她一个人在短时间内经历了N次进展和N次失败。当她终于到达神舟号的机舱却发现没有燃料的时候,她决心放弃。她打开通讯器,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,陌生的外语,陌生的歌声,却能够听出那是安眠曲,因为有一个baby在哭,居然还有狗叫的声音。她在漆黑的了无生命痕迹的遥远太空,贪婪地听着这些声音。

在这里,《地心引力》表达了《猫头鹰桥事件》中所来不及表达的死与孤独的关系。人出生的时候也孤独,然而婴儿也许还来不及搞懂“孤独”这个事情。作为人最深刻的体验之一,在死亡来临的时刻,孤独终于开出高潮的花朵。这个女人,连狗叫的声音

都那么珍爱,陌生男人走调的催眠曲她都甘之如饴。这就是为什么太空中这至为孤独的死比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、每秒钟都在发生的“死”更像一个典型的“死”的标本。

死就是彻底地沉入孤独的黑洞之中。

但她潜意识里的求生欲望摇醒了昏昏入睡的她。在幻觉中,科沃斯基忽然破舱而入,他教给她可以救命的操作技巧,然后又问她:活着有什么好?死了又有什么可怕?

在这个永恒命题的威逼之下,她全身的细胞都苏醒过来,为了活。她开始清醒而理智地操作着各种仪器,一边喃喃自语:科沃斯基,请告诉我的小姑娘,妈妈爱她,妈妈找到了她最喜欢的那双鞋子。它就在床的下面。那夜,她回到了地球,和燃烧着的飞行器一起掉入了大海之中。她和《猫头鹰桥事件》中的男人一样,被水流冲到了岸边。她和他一样筋疲力尽地躺在岸边,好久才浑身颤抖着站立起来。

不同的是,这是一次真实的胜利,而不是一次幻觉。

虽然生命本身就是幻觉。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:反正你终将死去,这次胜利又能如何?

不能如何,但人只要能活就彻底地活着,一分钟或者一秒钟都没有关系。哪怕只有一秒钟能活,在这一秒钟里,你也要放下所有的创伤,体会那“彻底地活着”的狂喜,风声、鸟鸣、流水、野花。

这就是穷尽所有的意义之后,所剩下的唯一的意义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学博士,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,电影学硕士导师)

最近重读宋云彬的日记《冷眼红尘》(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),看到关于大跃进的两则轶事:一是有人在郑州参观时,讲解员指着陈列的七个大鸡蛋对大家说,这是一只母鸡在一天内下的,现在大跃进,这只母鸡每天要下十四个蛋!二是有人去天津农村参观,回来后对宋云彬说,那里一亩试验田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十万斤以上!

宋云彬是一位著名的文化人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担任过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、浙江省政协副主席、文联主席和文史馆馆长等职务。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,

【历史尘烟】

大跃进中的荒唐事

□智效民

他还参与《二十四史》点校工作,并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任教。如果有人对他的私人记录心存疑问的话,那么看看当年的报刊,类似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,比比皆是。

比如在1958年9月某杂志上有一篇名为《卫星人民公社观花记》的文章,就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。文章开门见山地说:“最近我参加了北京市委组织的参观团,到河南信阳专区参观人民公社。在短短的一周中,我们到了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、信阳县属的鸡公山人民公社。这里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,来这里取宝的人从全国各地像潮水般地涌来,这是人们向往人民公社、向往共产主义的象征。”

紧接着作者兴奋地表示:“在这里,我们看到了昨天还是农民,今天变成了炼钢炼铁的能手;昨天还是文盲,今天变成了能文能武的农业专家。当我们走进第四基层公社的工业城时,你会不相信你自己在农村,这里有炼钢工厂,有滚珠轴承厂,有水泥厂,有人造棉厂,有化肥厂,有细菌肥料厂,还有他们自己发明创造的农业机械和太阳能灶以及缝纫工厂、沼气池等。”

随后,作者还描述了他在农田里看到的人间“奇迹”:

这里真是百花齐放、异花满园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南瓜嫁接的红薯,上面生长南瓜,地下生长红薯;也看到了辣椒嫁接薄荷,长出了又凉又辣的辣椒;他们还从桑树上试接了棉花,杨槐上试接了大豆,槐草上试接了稻秧,这些都已经都接活了。另外,还有麦茬种的芝麻,预计亩产一千五百斤,结子的红薯以及其他品种的红薯,预计每棵能产二百斤。这些奇迹,是一群破除了迷信的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们开动脑筋的结果,他们在伙计的关怀和鼓舞下,迅速地成长为农业专家,他们并不因此而骄傲,而是非常谦虚地向所有去参观的人们请教,力争前进再前进……

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由此引发的“大炼钢铁”和“人民公社化”运动,是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。它不仅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环境和历史文物,还造成了后来严重的饥荒。近年来,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图书出版,都弥漫着一种厚古薄今的风气。相比之下,关于上世纪50年代的许多事情,包括土改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,却很少有人提及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,著有《长袍与牢骚》)